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

二五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九

戊辰。

駕至安邊。議發官兵隨糧。以禦噶爾丹。先是

上諭議政諸臣曰。噶爾丹窘迫。東向逃竄。亦未可定。

應發滿洲綠旗兵。携百日糧。至郭多里巴兒哈

孫地方偵探堵禦。將所運米。順黃河而下。分行

之時。以駝騾馱運。著馬思喀與于成龍會議具

奏議政諸臣奏言。

諭旨誠是。俱當欽遵而行。應卽檄馬思喀于成龍  
速議來奏。

上曰。朕意如是。將此檄問寧夏叅贊諸臣。其意云何。  
至是馬思喀及叅贊諸臣議曰。將軍孫思克  
等進兵後。噶爾丹窘迫。向東逃竄。亦未可定。  
皇上欲預遣兵。駐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偵探堵禦。

皇上廟算誠是。臣等再四圖維。無復他議。俱當遵

旨而行。應發西安兵。王化行兵。京城前鋒兵外。請

帶馬馱子母砲八門。每砲一門。撥章京一員。

驍騎校一員。披甲十名。其馱砲藥砲子駱駝

十六頭。於協理上駟院事副都統達禮善帶

來駱駝內。有臙壯者。取十六頭。令是軍支百

日糧。於三月十九日起程。于成龍尙未到。今

日于成龍始到。俟到後。將運米之事。另議具  
奏。

命議政諸臣議奏。集議以爲。該將軍旣奏稱

皇上籌畫周詳。頒此

諭旨。請遵行之。當如該將軍所奏施行。至將軍請  
撥大臣之處。伏候

欽點。

上曰。兵且暫止。其馬廐如何。糧如何。運尙未陳明。著  
以此行文。訊于成龍等。尋于成龍等奏言。寧夏  
所有兵三千。及大同赴寧夏大小官員披甲  
僕從。每月以倉斛二斗算。一百日共需米五  
千石。總兵官王化行。官兵僕從一千。需米七  
百石零。除臣七人外。運米旗下章京及理藩  
院章京筆帖式撥什庫。應給糧一百八十石。

零。若僅以前鋒二百。寧夏兵八百。及王化行  
兵合算。共二千名。需米二千三百九十七石  
六斗七升八勺。現在運米。向派尙書庫勒納  
等解來。駝驢彼尙未到。捐納不合例牲口。現  
到四百。學士朱都納所喂五千匹內。給兵餘  
剩之馬。及採買之馬。尙未知實數。總督吳赫  
所備八千五百餘馬。在平涼等處喂養。俟其



全到。擇驢馱載。與大兵一齊起程。問總督吳赫言米陸續運來。至馱米既多。必須鞍架。上方便。至下米地方。亦不至雨水沾濕。請交總督吳赫作速備辦。至解到駱駝騾馬。恐有瘦損。應交該督備辦三匹牛車四百輛。奏至。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如于成龍奏。檄總督吳赫速運糧到寧夏。備辦鞍架。既用駱駝騾馬運米。

不必備車。將軍馬思喀等進兵運糧事。既俟  
駕至寧夏再議。則于成龍所稱以駱駝騾馬馱米與  
大兵一齊起程之事。亦俟到寧夏再議。奏入。  
上命備三匹牛車三百輛。餘如所議。

命止寧夏官兵遠迎。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著檄寧夏諸大臣。勿得遠迎。  
以勞馬力。止令諸大臣。單身至黃河對岸迎接。

其餘將士俱俟駕到寧夏之日。近城地方步迎。  
總兵官王化行請獵於花馬池。以觀軍容。

不許。王化行口奏曰。臣蒙

聖恩。擢爲要地總兵官。並無纖毫仰報。

高厚。去年率領寧夏兵。進剿噶爾丹。回師之日。臣卽

儘力採買馬匹。軍需俱已齊備。

皇上若不因噶爾丹之事。豈臨寧夏。臣標官兵。盛甲。

器械現俱全備。當令披執揚旗列陣。恭請

皇上閱視。又過花馬池。黃羊野兔甚多。臣欲預備馬

兵五百名。請

聖駕行圍。

上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尙未撲滅。正  
有事之際。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丁。來花馬池  
往返。須七八日。馬匹必致疲瘦。夫獵獸細事耳。

圖噶爾丹爲急。今罷獵而休養馬匹。以獵噶爾丹。何如。爾速遣人止其來花馬池迎接。其餘兵丁。俱不必披執。照榆林兵丁。排列迎候。俟朕至寧夏。閑暇之日。再閱爾軍。

已已。

上仍駐蹕安邊城東。

諭護軍統領托倫曰。今日天雨且寒。駱駝馬騾喂

草或在營中。或在城內。各從其便。其野外牧放之駱駝馬騾。俱好加苦。屨著通行曉諭。

庚午。

駕次定邊。厄魯特羅卜臧等來降。厄魯特羅卜臧。汪扎兒。格楚兒。阿旺拉卜灘。班第等來降。伊等俱噶爾丹屬下人。二月十七日。自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逃出來降。言我等逃至此地之

時噶爾丹尙在薩克薩特呼里克居住。使臣  
博什希格壘等。二月初一日到。十五日見噶  
爾丹。在噶爾丹附近居住者。有丹濟拉阿拉  
兒拜等屬下共百戶云。大將軍費揚古將伊  
等解送

行在。理藩院轉爲奏

聞。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是日尼麻唐庫圖克圖等  
至。有密奏。

辛未。

駕至花馬池。主事巴雅思呼朗報湖灘河朔至寧夏  
安塘之事。理藩院奏曰。巴雅思呼朗報稱。奉  
旨將情願効力布顏努等十三人。自湖灘河朔起  
至寧夏止。安十三塘。將安塘日期。檄知大將軍。



其布顏努令坐湖灘河朔以內。欽此。欽遵。布顏

土倫西努坐於烏瀾巴兒哈孫。其十二人。金鉉坐呼

蘇臺。馬之德坐哈什拉克。劉世祿坐額冷烏

土倫西黑禮。陸芝秀坐白塔。巴圖坐察罕齊勞圖。陳

世安坐鄂爾濟圖。蘇麥。閒散覺羅明玉坐達

布素諾爾。宜思孝坐托索圖。果兒。蘇達坐穆

色。吳興祚坐尙索爾。祖興邦坐拜圖。劉思炎

坐祁他特布拉克。自祁他特布拉克至橫城  
驛三十里。安塘畢。報大將軍外。相應報部。爲  
此轉奏。

上報聞。

以第巴密奏事情語諸臣。

上諭內大臣曰。朕駕今已到寧夏。大將軍一應事務  
俱由鄂爾多斯地方新設驛站馳報。著以此檄

將軍知之。至今日扎營之地少井。有力之人。不  
必言矣。小人不得飲馬。亦未可定。原派四人爲  
一朋。明日著各將已馬。親自看飲。管轄之人。亦  
著好生查視。若有違旨不飲者。朕若查出。決不  
輕貸。其以此遍諭衆執事人員可也。又

召內大臣索額圖明珠大學士伊桑阿入

行宮。

諭之曰。前者朕以達賴喇嘛物故已久。朕知之甚  
晰。第巴隱之。附和噶爾丹行事。故差保住嚴詰  
第巴。觀第巴差尼麻唐庫圖克圖來。密奏其情。  
則尼麻唐庫圖克圖到後。必自陳達賴喇嘛已  
故。乞爲彼隱諱。向亦曾與汝等言之矣。今尼麻  
唐庫圖克圖果奏言達賴喇嘛物故已十六年。  
再生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皇上暫隱之。勿

聞於衆。與朕昔語汝等之言。畧無少異。索額圖等奏曰。

皇上逆料未來之事。有如目睹。此事果與昔日

諭旨畧無少異。古來哲后。何能及耶。臣等不勝驚

異之至。

上又諭曰。保住尙有未完之事。著與尼麻唐庫圖克

圖同往。

臣謹按第巴蓄心陰險。指達賴喇嘛之名。煽惑諸部。願指如意久矣。故諱其死。至十六年。而蒙古諸部落不知也。卽土白特部落亦未必能知也。我

皇上聰明天錫。燭萬里之情形。如在目前。摘隱伏之狡謀。如指掌上。及第巴引罪輸情。遣使奏款。聖明於所欲言者。又已先覺。語云至誠前知。易稱知

幾其神。殆謂此歟。

壬申。

駕次安定堡。達賴汗王布特達阿卜地爲擊敗噶爾

丹事。上疏稱

賀。達賴汗疏曰。奉到

欽賜綵緞八端。不勝懼怖。臣等遵達賴喇嘛法旨。如

前和好往來。伏蒙

洞鑿。

勅旨下頒。殊爲欣悅。而第巴另有

諭旨。中心甚覺憂懼。知噶爾丹違

旨。已蒙懲創。自茲以後。祈仍前歸好。

溫綸不絕。謹具伴疏禮。琥珀素珠。璣上獻。王布

特達阿卜地疏曰。副住持喇嘛津巴。扎木素。

德木齊。索諾木。臧布。理藩院郎官保住。賚到。



勅書綵幣六端。當面交授。無任懼怖。臣於此遵達。  
賴喇嘛法旨。奉兩宗道律。勤修不懈。但於

皇上之事。臣雖竭力。未稱

明旨。以致

嚴勅下頒。除另疏覆奏外。併遣尼麻唐庫圖克圖

明白口奏。總祈

睿照。伏願

鑒憐普惠正覺衆生。

俯念達賴喇嘛道一風同修睦之素。

寬臣寡聞渺見自陳之款。緣臣無知蒙開導

訓諭。是以頌請

大君慈悲。敢求

昭鑒。

錫以

溫綸源源不絕。謹具伴疏禮寶珠璣上獻。又一  
疏曰。伏以普恤衆生。統御域內。親征逆寇。剪  
滅兇頑。不畱根株。禮應慶賀。謹具字帕一條  
克除一切。巴咱爾巴達拉納佛。勝殘宣武幢  
等物上獻。譬之於花。雖易得之物。而用以供

佛總祈

睿鑒。理藩院以此三疏進呈。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達賴汗慶賀擊敗噶爾丹  
一疏。及王布特達阿卜地。遣尼麻唐庫圖克  
圖口陳一事。係尼麻唐庫圖克圖密奏。皆無  
庸議。今賚到手帕一條。佛一尊。寶幢一件。交  
內庫外。其所獻素珠璣。據使人羅卜臧。凱尊囊  
素。言我等輕身急來。俱畱在西寧。俟主事保  
住到西寧後。照數查收。交地方官馳驛遞送。

奉

旨依議著差筆帖式一員。偕保住往取諸物。議政諸臣又奏曰。查王布特達阿卜地。疏稱

嚴旨下頒。不勝憂懼。達賴喇嘛避忌坐禪。丑年出

定。俱已告諸內齊陀音庫圖克圖葉世格隆

矣。今令尼麻唐庫圖克圖密奏等語。目下尼

麻唐庫圖克圖來密奏。亦且

密諭不議外。又疏稱蒙召班禪庫圖克圖。臣反覆  
勸駕。不知班禪庫圖克圖。或爲其年庚不利。  
或爲漢人蒙古之緣未到。或爲

皇上神聖非常。僧巴陳布。尙不能稱

上心。自念其身亦未必得當。故不赴召。非懼博碩克  
圖沮之而不往也。今當遵

聖旨。問明班禪庫圖克圖。或卽令赴京。或另日前往。

定議再奏等語。應令將班禪庫圖克圖赴京吉  
利年月。徐徐定議來奏。又疏稱請俟後竭力  
拘解濟隆庫圖克圖。伏乞

皇上俯念宗喀巴達賴喇嘛之教。畱其身命。勿毀其  
戒體等語。但濟隆庫圖克圖者。達賴喇嘛遣  
和喀爾喀厄魯特者也。彼竟不和喀爾喀厄  
魯特。反導之入邊。與我軍交戰。情罪甚爲可

惡前已有

諭旨。不誅濟隆庫圖克圖。然務必解來。又稱噶爾丹之女。或令離異與否。伏乞

睿裁等語。噶爾丹抗

君爲我軍所敗。逆賊情罪重大。其女斷不得畱於青海。務必解京爲是。如噶爾丹來降。或宥其女與否。總出



上裁。又疏稱臣意以爲凡事似未嘗悖逆而行。但以  
無知或有違

聖意之事。伏乞寬宥。前曾奏請遵

旨効力。今但謹遵

聖旨。竭力自効而已。祈

俯念達賴喇嘛錫以

溫綸等語。今王布特達阿卜地。

表在平定州漢光武皇帝三十九  
十六  
嚴旨下頒。不勝驚懼。諄切奏請。謹遵

上諭而行。祈

俯念達賴喇嘛。錫臣

溫綸。應遣使頒

諭。俟

命下之日。以諭王布特達阿卜地

勅文。交內閣撰擬。

上從之。

癸酉。

上駐蹕與武營西。

命將軍孫思克減兵撥馬賚糧進征。議政諸臣奏

曰。將軍孫思克疏稱。噶爾丹爲大兵所敗。其

黨羽紛紛逃散。此際實甚窮困。當乘機發兵

勦滅。令臣等速往薩克薩特呼里克一帶地

方進勦乃我

皇上聖明天縱。料事未然。非臣等至愚所能及也。理

宜立刻出邊進勦。但滿兵馱米之馬。及砲手  
馱馬坐馬。未能齊備。事關軍機。伏乞

勅下兵部。不論何項馬匹。照寧夏出征兵。各給肥  
馬之例。如數速解甘州。一得馱馬。臣等卽一  
面起程。一面奏

聞查得前於三月初五日。行文將軍孫思克博濟  
令滿兵綠旗兵。拴帶百日糧。作速前進。續甘  
肅巡撫郭洪奏稱。將軍博濟二千兵。牲口尚  
未料理。若拴帶百日之糧。僅用私馬。勢斷不  
能。議政議得西安滿洲兵二千。每人有馬三  
匹。應於二千兵內。減去五百。此一千五百馬  
令孫思克撥給彼軍所餘五百匹。及巡撫郭

洪等採買捐助千許馬內。視臆大者。撥給一千五百出行之兵。每人二匹。奏

准在案。則孫思克所稱滿兵無馬。馱米之處。無庸議者也。滿兵無馱糧之馬。將軍博濟當用滿文啟奏。乃博濟不奏。同孫思克以漢文啟奏。至砲手無坐馬。馱馬。孫思克理合先奏。至

命彼作速進兵。始奏稱砲手無坐馬。馱馬。又不開

出砲手坐馬馱馬數目。孫思克博濟俱屬不  
合。此文一到。將砲手坐馬馱馬著將軍孫思  
克博濟不論何處馬匹。隨便撥給進征。勿悞  
軍機。

上曰。機會不可失。孫思克博濟等兵馱百日糧之馬  
砲手坐馬馱馬。卽取伊等附近綠旗兵之馬。如  
可不悞。則令卽行。一面奏聞。如不能恰得。則扣

馱百日糧之數減兵。卽取所減兵之馬。馱糧而  
行。自寧夏進勦之兵。朕意不過二千。或二千五  
百。伊等如謂減兵則寡而難行。著進臨一處駐  
扎。止令寧夏之兵進勦。

甲戌。

駕至清水營。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厄魯特滾濟等來  
降。費揚古奏曰。喀倫解到厄魯特處逃出來。



降喀爾喀兩人。滾濟鄂兒齋圖言我等正月  
二十三日自阿拉卜灘所居布顏圖河逃出  
來降

聖上我等原係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屬下人。於倭羅  
會湖地方。喀爾喀厄魯特交戰。被擄。在厄魯  
特阿拉卜灘之下行走。問滾濟等曰。筆帖式  
黑色長史馬尼圖會到阿拉卜灘處否。阿拉

卜灘居布顏圖河乎。抑將他往乎。噶爾丹在何所。告曰。黑色馬尼圖於正月十八日到阿拉卜灘處。我等二十三日逃來時。尙未相見。不知阿拉卜灘將何所往。我等來時。尙在布顏圖河。聞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問滾濟等曰。丹津俄木布在何地。阿拉卜灘之人除汝等之外。猶有來降者否。告曰。聞丹津俄

木布出洪郭壘矣。不知其何所往。我等逃來。不敢對人言。問滾濟曰。阿拉卜灘。以何物爲食。告曰。阿拉卜灘等捕獸度日。如不獲獸。殺駝馬爲食。下人嗟怨言。

聖上於西方處處屯兵。盡執噶爾丹所差使人。我厄魯特今無路可行矣。奏至。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及吳達禪等。

乙亥。

駕次橫城。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請於定邊等處貿易與民雜耕。

許之。宋喇卜奏曰。向准臣等僅於橫城貿易。定邊花馬池平羅城三處不許貿易。今若於此三處與橫城一樣貿易。則諸蒙古各就近地行商。大爲利便。乞准三處貿易。又去歲貝勒汪

舒克公杜稜及我衆蒙古等奏請邊外車林  
他拉蘇海阿魯等處若得發邊內漢人與我  
蒙古一同耕種則漢人蒙古皆有利益。

命問之漢人再論。今當耕種之時。謹奏請

旨。

上命大學士戶兵二部及理藩院會同議奏。隨議鄂  
爾多斯多羅貝勒宋喇卜。旣奏言定邊花馬

池平羅城三處。與橫城一樣貿易。又邊外車  
林他拉蘇海阿魯等處。若發邊內漢人。與貝  
勒汪舒克公杜稔及我蒙古。公同耕種。則於  
漢人蒙古。俱有利益。應准貝勒宋喇卜所請。  
定邊花馬池平羅三處。照橫城一樣貿易。車  
林他拉蘇海阿魯等處。如邊內百姓。有情願  
出而耕種者。許其出同耕種。將此貿易耕種

之事。交貝勒宋喇卜等及地方官。各自約束  
其人。勿使爭鬪。

上准其議。日後倘有爭鬪。蒙古欺凌漢人之事。卽令  
停止。

丙子。

上自橫城渡黃河。駐蹕河崖。遣大學士伊桑阿祭黃  
河之神。文曰。朕以厯念安攘。巡幸邊境。自晉省

濟河以來。跋履千餘里。歷秦延慶二郡之地。茲  
復將濟河而西。進抵寧夏。惟神洪流瀨。膏潤  
弘長。醴入漢唐之渠。允貽朔方之利。朕乘輿式  
泄。秩祀宜申。是用再遣專官。虔具牲帛。致祭。尙  
其丕彰靈爽。永惠邊氓。惟神默鑒焉。

皇上特遣

皇長子諸大臣。祭故將軍趙良棟。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趙良棟乃爲國立功之人。今已身故。其福急不足介意。明日過其門。當遣皇長子部院諸大臣弔之。賜祭一次。陳福亦爲國

効力之人。現經此地。亦賜祭一次。著議政大臣

滿漢大學士部院大臣會議來奏。會議曰。趙良

棟爲國立功之人。前者總督傅臘塔都統諾

邁身故。有

遣皇長子往弔之事。趙良棟之勞勩較優於兩人。

請

遣皇長子諸大臣往弔之。賜祭一次。陳福亦爲國

効力之人。亦賜祭一次。

殊旨下頒。其妻子魂魄俱當感戴。而臣等亦不勝

踴躍。

上從之。著左翼額駙尙之隆內大臣阿米達右翼內

大臣坡爾坡大學士伊桑阿每翼侍衛十人偕  
皇長子同往。

使驛站遞運軍糧。時督運于成龍等議運米之

事。來回

上旨。

上召入行宮。問于成龍等曰。爾等運米之事。如何定  
議矣。于成龍等奏曰。運米關係重大。或緊隨大

兵。或另設策運致。伏候

皇上指示遵行。

上曰。米隨大軍運往。重載長行。牲口必致委頓。不若從驛站遞運。更番休息爲宜。鄂爾多斯。今已備四個月糧。現有駱駝。又告請情願効力。著伊等設百站遞運。於事甚便。又設站一事。計自寧夏至郭多里巴兒哈孫。大略一千二百里。自郭多

里巴兒哈孫。至伊黑倭羅巴罕倭羅。計行九日之程。爾等扣算此路。酌量安設。于成龍奏曰。去歲運米奉

旨。每石加耗米一斗運往。今請加五升。

上允之。曰。運往之米。多多益善。又問于成龍等曰。現有船幾隻。每船裝幾何。一次可運米幾石。于成龍等奏曰。去歲有船百餘隻。今俱在河內。其

中有被水浸壞者亦未可定。請交總督吳赫作速修整。船有未到者作速取來。一船計裝三十石。今有船百隻。則一次可運米三千石。

上曰。爾等船裝不盡之米。著以牲口馱運。二千兵減去五百。則牲口綽然有餘。馱運亦優然自裕。爾等計二千五百兵口糧帶往。著作速修船。勿得遲悞。至米袋尤爲緊要。其式宜小而堅。堅則無

拋撒之患。小則易於馱負。爾等速諭知該撫。

皇太子箋奏曰。奏爲擒獲逆賊之孽子。敬擄歡慶  
之微情事。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厄魯特噶爾  
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解至京師。官民填  
巷盈衢。聚觀擁視。皆言此逆賊之子。在荒遠  
絕塞之區。今爲我所擒者。皆

聖謨神武。震服遠人之所致也。踴躍懽欣。臣同諸第

兄諸王羣臣恭惟

父皇聖德神功超出萬古。

天威誕布無遠不服。惟此噶爾丹逆天違誓罪惡貫盈。

父皇念切民生不憚勞苦。

親統大兵三臨絕塞克殘逆黨接踵歸降窮寇聞風倉皇遠遁噶爾丹力竭困蹙不久可必其獻



馘矣。今觀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就擒，囚之  
檻車，解送京師，則此賊恣行年久，播虐塞外，  
前旣陣斬其妻，今又生擒其子，此賊益胆破  
魂飛，斷可計日授首矣。邊塞永清，凶逆盡滅，  
普天中外，長享太平之福，臣等不勝踴躍歡  
忭之至，爲此謹具奏

聞。

丁丑。

駕臨寧夏駐蹕。准厄魯特降人喇黑圖等食糧。郎中滿都奏曰。本年二月三十日。主事丹巴解厄魯特降人喇黑圖等七十口。到厄魯特等營內。伊等無屋可居。故於三旗察哈爾內。每旗取帳房三頂。分派安插。照例給之口糧外。喇黑圖等訴曰。我等聞

聖上待厄魯特仁愛非常。俱編入旗隊。使之披甲。每  
月蒙

天恩食糧度日。但我等未到京者。皆無錢糧。我等俱

一體來歸

聖上之人。亦乞每月給我等一兩之餉。臣查得叻黑

圖等七十人口。內有堪披甲者三十二丁。海

拉圖下等三十三口內。堪披甲者十丁。伊等

俱未到京。不遇編入旗隊披甲之事。故未獲  
錢糧。又布喇其寨桑等一百三十五口。內四  
人已授官職。其堪披甲者五十一丁。亦未編  
入旗隊披甲。故未獲錢糧。布喇其寨桑一起  
大恩食已於驛站助羊一百給之矣。念厄魯特等俱  
來歸

聖上浩蕩洪仁之內。請一例每月給錢糧一兩。此後

厄魯特來降人內有堪披甲者亦照伊等每月給錢糧一兩。

上從之。

恩卹寧夏陣亡官兵遣官奠醊。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旣臨此地着查寧夏陣亡官兵加恩陣亡官員有遣官奠醊之例如有陣亡官員着遣官致奠是日

上遣皇長子徃弔故將軍趙良棟。

戊寅。

嚴禁借端科派。時總督吳赫率寧夏將領

朝見。

上諭吳赫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惟朔方資大河之

灌注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茲春風暢遂。正三  
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  
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詞供億。擾累小民。旣東  
作之有妨。將秋成之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俱  
已儲待。足以資用。至扈從人員。概從簡約。所有  
馬匹。悉牧放水草善地。並不須供辦草豆。動煩  
民力。爾可傳飭有司。禁勿借端妄行科派。違者

事覺定行處分。仍遍諭地方百姓。務各安本業。  
廬無廢市。隴無輟耕。庶不負朕親歷邊圉。軫恤  
民依之至意。

臣謹按我

皇上勤求民隱。宵旰不遑。卽勤兵遠出。機務正繁。而

於閭井之生聚。土田之沃瘠。

翠華所臨。必加



自諮詢。蓋無時無念不以民依爲重也。至於師行芻  
糧儲侍有方。騶從清嚴。絲毫不擾。而猶恐  
不肖有司。借端供億。私歛小民。貝帶

特飭嚴諭。概行禁止。自古有事西陲者多矣。顧師

謝青旅甫動。則輸輓爲勞。軍馬經過。則驛騷不

魯免。豈有出塞萬里。行師數年。而閭閻無轉

皇運之勞。邊鄙鮮橫索之苦。良由我

皇上事事精詳。

睿謀先定。故能不煩民力。而坐奏膚功也。

檄青海台吉策旺拉卜灘保護哈密。理藩院奏

曰。爲保護哈密事。請檄青海扎什巴圖爾等

八台吉。哈密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向

慕

皇上德化。誠心歸順。朝聘貢奉。不絕於道。今又擒獲

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土克齊哈什  
哈等人。陸續來獻。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既  
已來

王內屬。恐爾等下人無知。擅行侵擾。亦未可定。著  
各將屬下無知之人。約束嚴禁。毋得妄行侵  
擾。奏入。

上曰。保住於二十九日遣行。發青海文。卽付保住帶

去。發策旺拉卜灘文。付侍郎常綬帶去。

諭內大臣大學士等曰。著將寧夏所有鄉紳。或武進士武舉武生。及殷實人民。有情願自備資用。軍前効力者。開名奏聞。

巳卯。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來會於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

上諭內大臣等曰。今卽酌量寧夏兵。前到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之日。檄令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來會。

覈查扈從人口數目。安插馬瘦人員於蒙古驛中。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著查明隨駕前往之大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部院官員人口數目。核算所

需口糧總數幾何。併查明大臣侍衛執事人員  
瘦馬數目。如部院官員亦有馬瘦者。俱安插蒙  
古驛站中。

恩賜昭木多翁金陣亡寧夏官兵銀兩。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今親臨此地。著查寧夏官  
兵。去歲於昭木多翁金地方陣亡者來奏。其議  
叙之處。該部照常議叙外。官員則遣侍衛往弔。

兵丁則於此地給身價銀。至是寧夏總兵官王化行造冊送到。伊桑阿奏言。查寧夏陣亡官二員。兵丁六十一人。遊擊陳維屏係福建人。

其妻子攜柩已回原籍。此地遣弔給身價之處。無庸議。千總劉進孝之妻。現在此地。應遣侍衛往弔之處。交領侍衛內大臣。照例給身價銀一百五十兩。其馬兵六十一名。照例各

給銀五十兩。共需銀三千二百兩。此銀應著  
該督支給。

上從之。

以採買馬駝撥給將軍孫思克之兵。侍郎西米  
圖等奏曰。臣等會同地方官。自三月初五日  
起。至十五日止。買得駱駝六十一頭。馬三百  
共三十五匹。騾八十四匹。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近者會議得巡撫郭洪等採買捐助一千許馬駝。內臆大者撥給滿兵。嗣後馬駝騾牛羊請停採買。奏

准行文在案。如前給孫思克等兵臆大馬駝不足。將此續買駝騾撥給。如孫思克等之兵已經起行。則交地方官喂養。

上從之。

將軍孫思克等奏報俟得馬運糧卽當進兵  
之事。議政諸臣奏曰。將軍孫思克等疏稱奉

上諭云。前已行文孫思克。令彼文到。一面啟奏。立刻  
起行。今其馬廐如何。何時至嘉峪關。幾日可到  
薩克薩特呼里克。何日起行。此文一到。作速遣  
奏。欽此。臣官兵馬俱肥壯。自甘州至嘉峪關第  
七日可到。自嘉峪關到薩克薩特呼里克須

用一月。現有褪下五百滿兵之馬一千五百匹。綠旗兵所喂馬五百匹。共二千匹。其砲手馱米之馬一千一百十二匹。尙未撥給。俟馬一得。卽一面起行。一面啟奏。查會議奏言。砲手坐馬馱馬。應令將軍孫思克博濟等。不論何處馬匹。隨便撥給進剿。奉

旨。機會不可失。孫思克等馱米之馬。砲手馱馬坐

馬卽取彼處綠旗兵之馬而行。如不能恰得。則扣米數減兵。馱米而行。如彼云不能行。則前進駐扎。令寧夏兵進勦。欽遵行文在案。是孫思克等所稱馬未撥給之處。無庸議者也。

上從之。

庚辰。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員外博什希等出使噶

爾丹歸。先是遣員外博什希筆帖式常壽偕  
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賞。

勅往諭噶爾丹。至是費揚古奏報曰。據侍郎滿不  
咨言。三月二十二日。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

什希筆帖式常壽及噶爾丹使人喇木扎卜  
等。併格壘沽英本身連妻子十三口俱到。爲  
此先以博什希奏摺咨送前去。若博什希等

到後卽遣赴

行在。則人多而行路必致遲悞。且格壘沽英身帶  
重傷。不能速行。是以差人往迎。將先使博什  
希格壘沽英之子吳巴什察哈代三人。星速  
馳赴

行在。續使常壽格壘沽英曼濟阿旺丹津。及噶爾  
丹使人拉木扎卜。丹濟拉使人羅卜臧等。亦

星速馳往。謹先以博什希奏

聞摺子遞送呈

覽其奏摺云。臣博什希等謹奏。臣等欽遵

諭旨。於正月二十九日。距噶爾丹所居薩克薩特

呼里克以內二日之程。抵台吉吳思塔處。止

臣等母前。三十日。格壘沽英往告噶爾丹。二

月初二日。噶爾丹使綽什希巴圖爾來。謂臣

等曰。我汗聞

旨。不勝懽忭。今日吉辰。請領

勅書。另日與欽差相會。臣等奉

勅書授之。十二日。厄魯特之滾濟來。云我父賽音  
轄。曾克噶爾丹之使。得受

皇恩。我妻現在京城。此地有我兄什達里。我二人必  
視便往降



皇上十四日。綽什希巴圖爾來言。我汗遣我來。請欽  
差相見。博什希常壽將與俱往。綽什希巴圖  
爾言。我汗但請欽差相見。是以臣博什希曰。  
午起程。乘夜而行。次日日午。至噶爾丹之地。  
但云少待。卽請相見。遷延日落。噶爾丹乃至。  
野外。坐巖上。令臣遠坐。使二人夾臣膝坐兩  
旁。不令近前。迭相傳語。宣

聖諭畢。噶爾丹曰。我聞

皇上沛此

溫綸。不勝欣藉。自今

聖上凡有所

諭。惟遵

旨以行而已。我之言已在疏內。我之意已語我使  
人。使人到日當口奏也。語畢卽起。乘馬而去。

臣亦回帳中。二十四日。丹濟拉遣其下常達里來。述丹濟拉之言曰。前蒙

聖恩。授察哈代以諭臣之

旨。聞之不勝懼。

皇上洪恩如海。臣非知而故避之。但臣有所難。故且

止於此。今

勅內開載臣名。復口授格壘沽英

溫旨。臣卽欲遵

旨而行。奈噶爾丹疑

臣不復差遣。

臣是以將中心

欲奏

聖上之言。俱告之察哈代。又語之格壘沽英矣。今不

便特請欽差相見。敢布衷曲。惟欽差垂察焉。

因車陵之使楚呼拉格隆言車陵已往額克

阿拉爾去矣。故給以部發印文而遣之。因伊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使阿爾達里轄言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由額客敖拉。至古爾班  
克勒採稻爲食。遊牧而去矣。故亦以部發印  
文。給阿爾達里轄而遣之。是日綽什希巴圖  
爾率拉木扎卜等兩人來。告云。昨派出格壘  
沽英爲使。彼挈其妻子潛逃。是以派出拉木  
扎卜代使。奏疏及一應言語。俱在是人。故送

之來。臣博什希等二十五日自薩克薩特呼  
里克起程而來。遇前此自京前去之察哈代  
曼濟。問察哈代云。與汝同行之卓里克圖達  
爾漢巴克什等。俱到彼否。伊蘭太等。何以不  
與爾同來。答曰。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吳  
爾占扎卜之母。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及其  
家人。俱已到彼矣。伊蘭太等。與我同行。至松

柯羅阿濟爾罕西方瀚海而宿。夜有二十餘人執械來襲。劫我馬駝。我僅取得一瘦馬。餘皆被劫。天明後。我帶馬夫準塔爾。捧

勅書步行。至格格特哈郎古特地方。遇納爾拜噶卜楚。攜我見噶爾丹。我以

勅書授噶爾丹。又以我被劫及吳爾占扎卜之母等俱被劫之事。告噶爾丹。噶爾丹言爾識其

地當遣綽和羅多爾濟同爾往迎而來。我經  
六七宿回迎伊蘭太等一人亦不在原處矣。  
我馱疲乏乃畱止。綽和羅多爾濟往尋至車  
爾貝阿爾薩蘭寨桑家。見卓里克圖達爾漢  
巴克什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向彼問伊蘭  
太何在。荅以不知。綽和羅多爾濟乃帶卓里  
克圖達爾漢巴克什。見噶爾丹言其故。噶爾



丹又發二十餘人。同綽和羅多爾濟。往擒車爾貝阿爾薩蘭寨桑。及其家產。令人審訊。言彼家人名對烘者。劫其牲口。交其家中。又一人已在逃云。噶爾丹言牲口既係彼取去。則人亦係彼所殺。遂將車爾貝阿爾薩蘭寨桑夫妻。給以兩男一婦。令徒步逐至哈密。斬其家人對烘等四人。其餘人口家產。俱抄沒。至

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欲竊綽和羅多爾  
濟之馬而逃。綽和羅多爾濟覺之。執而殺之  
矣。吳爾占扎卜之母阿爾拜家人遇見。送噶  
爾丹。已交還伊子吳爾占扎卜矣。達爾扎哈  
什哈之妻子家人亦交吳爾占扎卜。使之暫  
養。我之馬夫我已帶來。噶爾丹差人各處尋  
覓伊蘭太張正宗。俱無跡云。問曼濟阿旺丹

津曰。爾等同行鄂爾齋圖垂達克。俱到本地  
否。伊等何以不與汝同來。曼濟言我至噶爾  
丹處。鄂爾齋圖垂達克。皆各散去。我之來也  
急。伊等不得而聞。我於正月初一日。到薩克  
薩特呼里克。初二日。見噶爾丹。捧

勅書授之。噶爾丹問

聖上之兵如何。我對曰。不知其數。兵甚多。見其往來

更調噶爾丹又問兵何以至今駐扎。我對曰。因丹濟拉兵來。故仍在彼防備。噶爾丹又問見丹巴哈什哈。察罕什達爾哈什哈等否。我對曰。丹巴哈什哈。察罕什達爾哈什哈。已授職爲內大臣。在京。以沙克珠木爲內大臣。待之如舊臣。隨

駕而行。噶爾丹又問衆厄魯特如何撫養。我對曰。衆

厄魯特俱加愛養。有離散之人。各處尋覓。

皇上親視配合。我皆親見之。噶爾丹默默無言。一日

噶爾丹至諾顏格隆家。丹濟拉阿巴吳爾占

扎卜俱在坐飲酒。吳爾占扎卜謂噶爾丹曰。

我輩自去年冬。以薩克薩特呼里克獸多。故

居於此。今獸已駭散矣。春間青草將出。如往

降

聖上則徃近之。如不降。當另圖一策。首鼠兩端。而待斃乎。且汝又欲扶宗門之教以行事。致四厄魯特。七旗喀爾喀已略盡矣。爾國已破。父子夫妻離散。我輩從汝。自始至終。惟汝意所欲行。寃無補於宗門之教。反造罪業而已。我輩知汝之非。未常出聲。今不能忍。忿恨而發。此罪當先加汝身。墮於地獄。後及我輩。纔入地

獄耳。噶爾丹默無一言。諾顏格隆責吳爾占  
扎卜曰。太平之時。衆人安樂。何不言及君恩  
覆庇。今有所失而責汗如此。爲臣僕者。固可  
如是議君乎。吳爾占扎卜曰。吾醉矣。乃妄談  
耳。噶爾丹所有人丁共三百餘。其他俱各捕  
獵遠去。有馬兩匹者多。有馬一匹者亦有之。  
亦有饑餓而死者。馬臙甚瘦。視噶爾丹情狀。

大約不降。丹濟拉延我至其家。問曰。

中華皇帝亦曾道及我乎。我言

中華皇帝屢言汝貌偉材長。又不時道及吳爾占扎

卜。及汝兩人。我又謂丹濟拉曰。爾乃主持噶

爾丹之事之人。何不勸噶爾丹歸附

聖上。丹濟拉言。爾乃在

聖上駕下前來之人。爾可曉諭吾汗。果似降



中華皇帝。我欲克使而往。視丹濟拉情狀。有欲降之意。又諾顏格隆問我曰。

中華皇帝。大略何如。我言

聖上真仁慈佛主。諾顏格隆曰。爾何以知其詳。我言中華皇帝。自昔通使。

詔勅往來。略無間斷。曾有欺罔吾等之處乎。又吳爾占扎卜之母歸。謂噶爾丹曰。彼國大兵多。

富而且盛。

中華皇帝。乃活佛也。敵人母子。遣使完聚。爾等從前亦曾聞有是。否。其餘非常之舉。言之不盡。阿旺丹津告曰。奉

旨。差我使於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故不往噶爾丹所居地方。又不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所在。是以與曼濟同歸。於是帶諸人同行。三

月初九日。至哈達圖布拉克地方。遇格壘沽英。格壘沽英言。我見噶爾丹言。欽差博什希筆帖式常壽同我賚

勅書來。又有

中華皇帝口傳之

旨。云爾以追喀爾喀之故。而來犯我。爾之理曲。我之理直。故天祐我。而擊敗汝。雖爲我敵。而朕不

以擊敗汝爲喜。爾今無所往矣。北有策旺拉卜  
灘。東有根敦帶青。皆爾之敵也。西有阿南達。率  
兵備守。此天之下。君無大於朕者。如倚朕爲生。  
必得生路。如他諸國。豈堪居其下乎。爾果來歸  
朕。則寬汝之罪。尊榮養育。爾雖欲不降。朕豈於  
汝漫然而已乎。宣諭畢。噶爾丹默然無語。使綽  
什希受之。噶爾丹問我曰。

中華皇帝大畧何如。我對曰。爾降則不奪爾汗號。待以寵榮。使衆人咸得生路。

中華皇帝忠而且信。似爾詭詐。以計殺人。不但未見。亦所未聞。噶爾丹問我何處見。

中華皇帝。我對曰。在鄂爾多斯地方。見中華皇帝。

賜我以茶。

諭之曰。喀爾喀非爲被爾厄魯特所敗。皆已歸朕。  
爾以追喀爾喀而來犯我。是以亦敗。我奏曰。喀  
爾喀非爲爲我所敗。我之於喀爾喀。譬之捕  
兔而獻之。

聖上以此思之。我等有功之人也。

中華皇帝大笑。噶爾丹言

中華皇帝。昔未嘗如是也。今無人不見。舉動殊彪炳。

矣。我又曰。我來時。路見尙書班第。以坐塘之  
人勞苦。賞爲首者銀十五兩。次者十兩。最下  
者五兩。又見萬許車。裝糧運至將軍汛地。又  
見黃河沿相近脫脫城中。貯倉之米。譬如扎  
巴哈河北沙岡無異。噶爾丹又問他處猶有  
米倉否。我對曰。邊上沿途俱有米倉。丹濟拉  
引我於無人之地。問之曰。

中華皇帝亦曾道及我乎。我言

中華皇帝不時向我言汝丹濟拉貌偉材長。丹濟拉言。我曾謂噶爾丹當降。已一二次。而不聽吾言。其狀亦疑我。爾試言之。如降則我爲使而往。視丹濟拉情狀。有欲降之意。我在噶爾丹處六日。我竭力勸諭。而噶爾丹不可。實無降意。仍遣我同使。思噶爾丹一無實意。而我又



克使來誑可乎。是以起行之前。攜我妻子六十餘口。馬百餘匹。駱駝四十餘頭。來歸

聖上。及到什魯忒地方。欲待汝等使臣同來。暫宿數

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親率百餘人。卒然掩至。我身及妻。三子。一幼孫。共十三口。取馬三匹。駱駝一頭。而出。我媳及其餘人馬駱駝什物。俱被劫去。我右肩背下洞中。鳥鎗傷。是

以帶格壘沽英及其子吳巴什察哈代曼濟等星飛前來。爲此謹奏。費揚古爲之轉奏。

上以示議政諸臣。

使將軍孫思克等暫緩進兵。

上諭議政諸臣曰。本朝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什希等。歸至邊哨。先具本奏言。格壘沽英攜其妻子來降。噶爾丹亦遣使來云。人尚未到。俟伊等到。

時。問明噶爾丹或降。或他去。方可進兵。今速檄  
孫思克博濟。止其進兵。俟事明。檄知而行。

遣使往

諭第巴。第巴引罪。一應

諭旨。無不順從。又請念達賴喇嘛錫之

溫綸。是以遣理藩院主事保住。署主事薩哈連。偕

尼麻唐庫圖克圖。賚

勅使於第巴。瀕行入請

訓旨。

上諭曰。爾等到後。待第巴勿如從前舉動。宜加和婉。授勅畢。爾等仍前作禮獻幣。但謂第巴曰。皇上統領大兵。已臨寧夏。因前事四款。爾皆遵旨。皇上大悅。故不進兵。至爾尼麻唐庫圖克圖來。密陳達賴喇嘛出定之事。上皆知之矣。亦有密旨。

諭尼麻唐庫圖克圖矣。此事除皇上與尼麻唐  
庫圖克圖、卓磨隆堪布及御前侍衛喇什四人  
外。餘皆不知也。自此以後。皇上一應諭旨。爾惟  
敬奉而行。則皇上愈眷顧爾矣。况與達賴喇嘛  
講信修禮。已六十年。有不念及者乎。且謂汝務  
使諦穆庫圖克圖與我等同赴京。上將使之誦  
經。如服水土。則令住錫。如不相宜。則照尼麻唐

庫圖克圖例亦卽遣還較尼麻唐更加優待再  
口宣旨云噶爾丹之子及其屬下大臣以至部  
伍皇上俱收而納之矣至爾等前往可於扎什  
巴圖爾台吉處取諳地里之鄉導而去旣到西  
方歸來之時可於第巴處取驛馬乘歸上項情  
事爾等備文用部印帶往至喇嘛津巴扎木素  
等勿俟達賴喇嘛出定爾等卽携之而歸

勅曰。

皇帝勅諭王布特達阿卜地。朕臨御天下。統理萬邦。

溥播仁恩。懲創亂逆。其誠心恭順者。必加獎賴。

焉。爾布特達阿卜地。前與噶爾丹同謀。凡事必

徇厄魯特而行。濟隆庫圖克圖。敗乃公事。堅畱

不遣。其時朕謂達賴喇嘛若在。斷不至此。故嚴

加詰責。茲爾奏言。聖上嚴旨下頒。心甚憂懼。今

惟謹遵聖諭。隨力報効。倘軫念達賴喇嘛。乞降  
溫綸。諄切奏請。爾旣知過引罪。朕豈不念達賴  
喇嘛。修禮同好。歷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  
爾土白特國。豈得安其生耶。其濟隆庫圖克圖。  
乃達賴喇嘛所特遣。以合喀爾喀厄魯特之好  
者也。彼竟不使喀爾喀厄魯特和好。反導厄魯  
特入我境內。與我軍交戰。情罪甚爲可惡。務必



擒解。彼之戒體身命。朕俱准爾所請。寬而宥之。  
其班禪庫圖克圖。應利何年月日來朝。爾從容  
定期具奏。至噶爾丹與朕抗。我師大克之。克惡  
逆賊。情罪重大。其女斷不許畱於青海。爾必解  
來。若不解送。則罪歸於汝矣。如噶爾丹果悔罪  
來歸。其時另有處分。今尼麻唐庫圖克圖至。將  
爾奏請之言。俱已密奏朕前。朕亦密有諭旨。朕

之雅懷。惟願率土之人。咸躋雍和。共享安樂。斷不欲摘發陰私。傾人家國。嗣後爾宜益加恭順。勿違朕旨。朕盡棄爾前罪。嘉惠如初。如此。則爾土人民。大蒙利賴。爾之榮貴。可獲長享矣。爲此特遣正使理藩院主事保住。副使署主事薩哈連。以降勅例。賜幣六端。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之三十九

終